

竹公溪:千载诗韵绕嘉州

■ 东岩山人

嘉州怀古·竹公溪

竹溪千载绕嘉州，夜郎遗韵几度秋。
一篇破竹开王业，万壑吟诗寄客愁。
薛涛笺染唐时月，叶老篱围竹畔秋。
莫道沧桑湮旧迹，依旧溪水绿悠悠。

在乐山，有一条河，不宽、不长，从城北的市中区悦来镇蜿蜒而来，穿过田野、穿过城市，最终在张公桥不远处汇入岷江。它就是竹公溪。

“竹王”传说

东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里记下了一个奇异的传说：一位女子在河边浣衣，一段竹子漂到她的脚边，推都推不走，竹筒里竟传出婴儿的哭声，女子将竹子带回家，破开一看，里面躺着一个白胖的男婴。她将孩子抚养成人，这孩子天赋异禀，文韬武略，最终成为部落的首领。因他从竹中来，人们称他为“竹王”，他的族人也以竹为姓。传说，女子将破开的竹节种在土里，后来竟长成一片浓密的竹林。这位“竹王”，便是夜郎国的开创者。汉武帝时，中原王朝的势力进入西南。“竹王”因不愿归顺而被杀。部族百姓为他鸣不平，汉王朝为安抚人心，册封他的三个儿子为列侯。“竹王”的英魂，从此被其族裔供奉在祠堂之中。到了西晋末年，“僚人人蜀”将“竹王”信仰带到

秋菜香

■ 朱仲祥

地处浅丘小河间的故乡，是藏在深闺的鱼米之乡。那里不仅稻麦飘香禽禽撒欢，而且蔬菜瓜果远近闻名，尤其是秋菜。

入秋以后，大宗的水稻、玉米、土豆等夏季作物收割完后，大片的土地空闲起来。但天气还保持着夏日的惯性，阳光和雨水依然频频眷顾。乡亲们便可以利用空出来的土地，利用相对充足的阳光和雨水，插种一季秋粮和秋菜。

大宗的夏季蔬菜收割了，菜地腾出来不少；此时乡场的菜市上，蔬菜的秧苗或种子已琳琅满目，堪比春季。乡亲们又在菜地上忙开了，清除杂草，翻耕松土，浇水施肥。之后，他们揣着自己的想法，抓紧去市场上买好菜秧或菜种，匆匆赶回自家菜地，姑娘绣花般栽种下去。

一阵秋阳暖照，一阵秋雨润泽，秧苗们便扎稳了根挺直了腰，种子们也发了芽长了叶；再一阵秋阳暖照，一阵秋雨润泽，秋菜便都茁壮起来了，该吐绿的吐绿，该牵藤的牵藤，该开花的开花，该挂果的挂果。特别是小白菜、小青菜、莴菜和香葱，刚播下的种子，眨眼就长出一大片菜苗来，再眨眼就亭亭玉立长成材了。

莴苣、黄豆、芹菜、四季豆等大部分秋菜，是需要平整地块重新播种的。也有相当部分的秋菜，则是在夏天的根茎或藤蔓上，接力似的继续生长、开花结果。韭菜割掉一茬又长一茬，空心菜摘了一批又长一批，南瓜、茄子和海椒不到霜降不会停止开花，洋丝瓜直到深秋还会结出新的果实。至于芋头、莲藕之类，虽一到秋天就消苗了，可根茎还在继续生长和成熟，再说，藏在土里也是最好的保鲜。

中秋过后回到故乡，漫步于那些种满秋菜的园圃，是一种别样的享受。菜地里的菠菜不断吐出新绿，肥厚的叶片闪着诱人的色彩；秀挺的香葱茏茏密密生长着，散发出扑鼻而来的清香；矮壮油绿的秋黄豆，已结出许多新鲜豆荚来。藤蔓缠绕旺盛生长的扁豆，不断开出一串串花朵，结出一串串果实；新种的四季豆和豇豆绿叶扶苏，长长的豆荚参差错落。秋南瓜不断开出娇黄的花朵，如吹响在秋天的金色喇叭。

更好的风景，是那些前来采购秋菜的大车小车。这个时节是蔬菜淡季，城里的商场菜市都缺着货。菜商们心急火燎地赶来，走村串户地挑选蔬菜，谈斤论价，把成交的各色秋菜，成捆成筐地码在路边，再摁响汽笛一车车拉走。菜农们朝着远去的汽车挥挥手，喜悦堆满眼角眉梢。

秋菜不仅观赏起来别有风韵，品尝起来也别有风味。

虽然秋天的阳光仍很灿烂，雨水依然充足，但比起之前的六七八月，都温和多了。在这种气候条件下，蔬菜的生长速度会慢些，周期会长一些，个头体形也会小一些，尤其是番茄、海椒等瓜果类蔬菜。加上秋后气温起伏较大变化频繁，蔬菜瓜果受其影响，质地口感也会有所不同。同一节莲藕，夏天挖出来鲜嫩脆爽，适合凉拌煎炒；秋天挖出来成熟老到，适合炖肉煲汤。同一根藤上的嫩南瓜，夏天的水分偏重，质地稀松，味道偏淡；秋天的水分较少，质地紧致，香味更浓。茄子的差异也很明显，秋茄子相比夏天的，口感更甘甜鲜滑一些，有所谓“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

单说那既算粮也作菜的秋黄豆吧，等不到叶子变黄就可采摘，绿茸茸胀鼓鼓的豆角，放在菜篮子里惹人怜爱。通常用它煮毛豆做零食，也会剥出新鲜豆粒，和五花肉、排骨或鸡鸭鹌鹑一块儿红烧，让二者相互补充相互成就，端上桌就是受欢迎的硬菜。但我还是喜欢青豆做的嫩豆花。泡上两斤干黄豆，再加入适量的新鲜嫩秋豆，一块磨成豆浆做成豆花，白中带绿，鲜鲜嫩嫩，清香扑鼻，配上精心调制的蘸水，色香味都无以言表。

秋菜播种在大春和小春之间，播种在秋粮的边缘地带，本来是补充性的小农事，却被故乡人用土地、阳光、雨水和肥料做颜料，绘成了极具色彩和内涵的丰收图卷，一秋又一秋，一年又一年。

了乐山，并在聚居地附近建起了竹王祠。祠周围遍植青竹，后世称它为“青竹祠”。乐山方志记载：“青竹祠，城北，祀夜郎王。”也因为这祠堂，在唐代，人们便将这条穿城而过溪流，亲切地称为“竹公溪”。

诗韵千年

竹公溪是一条美丽而温婉的溪流，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诗篇和故事。

唐代女诗人薛涛流寓乐山时，曾在夕阳下对竹郎庙，写下那首哀婉的《题竹郎庙》：“竹郎庙前多古木，夕阳沉沉山更绿。何处江村有笛声，声声尽是迎郎曲。”那悠扬的笛声，穿越千年，仿佛仍在耳畔回响。晚唐诗人薛能游历嘉州后溪，亦写下“山展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春”。

竹公溪上游的白崖山，在宋代成为文人雅士的“打卡”胜地。当时建有白崖院，院旁有清风、白云、朝霞三洞，环境清幽。北宋名臣吴中复、赵抃都曾到此游历，留下题刻。学者程公望曾在此隐居讲学，而“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也曾专程来此拜访，留下了一段佳话。今天，在白云洞中，还能看到宋代张方留下的《嘉定十五季》碑；员兴宗的《题白崖三洞》组诗，至今仍镌刻在洞中石壁上，供后人凭吊。

明清时期，竹公溪畔依然诗韵流转。明“嘉定四谏”之一的安磐，

曾在溪边修建钓鱼楼，留下自己的身影。明人林志在《西蜀竹枝词》中写道：“竹郎祠前江水流，竹郎祠上彤云收。”清初诗人王渔洋从成都到乐山，留下多首脍炙人口的诗作：“漏天未放十分晴，处处江村有笛声。水远山长听不足，竹郎祠下竹鸡鸣。”“竹公溪口水茫茫，溪上人家赛竹王。铜鼓蛮歌争上日，竹林深处拜三郎。”“竹公溪水绿悠悠，也合三江一处流。珍重嘉阳山水色，来朝送客下戎州。”这些诗句，将竹公溪的风景与“竹王”祭祀的民俗生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清代诗人王培荀的《嘉州竹枝词》更是将乐山风物一一记录：“报赛迎神唱竹枝，竹公溪畔竹王祠。插花蛮女清歌罢，露冷鹃啼月上时。”

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等高校西迁乐山，竹公溪畔迎来了新的客人。1939年，执教乐山武大的叶圣陶一家搬到了竹公溪旁。他在文中描绘道：“瓦屋三间，竹篱半围，靠山面水”，并写下“小桥流水自潺潺，数枝红叶点秋山”之类的赞美之辞。朱东润也曾回忆这条溪流，说它“水浅的时候，踏着河床乱石就可以过去的”。武大教授钱歌川白云：“卜居于竹公溪畔。此日情怀，自非昔比，不仅对于渔洋的诗句感着一种亲切，而且对于竹公溪也就特别关切了。”文学家程千帆也曾自述：“居乐山时，她赁虎徐家，旋以避空袭，迁学地头……屋在一小丘之巔，下临清溪，风物甚佳。”

这些文字，为这条古老的河流增添了一份温情的现代记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竹公溪用它的宁静与清幽，庇护了一代文化人的心灵。

“三线”记忆

竹公溪不仅流淌着千年诗意，还流淌着工业的“脉搏”。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场规模宏大的“三线建设”在西部拉开序幕。605造纸厂和长征制药厂，先后在竹公溪上游安营扎寨。数千名工人和家属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此，在竹公溪畔的荒山野岭上，一砖一瓦地建起了厂房、宿舍、学校、医院。随之，堰板电站也建起来了，它利用竹公溪的水流落差发电，605厂和长征制药厂的建设与运转紧密相关。竹公溪，这条流淌了千年的古老溪流，从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605厂有一条特殊的窄轨铁路，从厂区腹地铺设，经黑桥、人生洞、一碗水、斑竹湾，直达大渡河边，用于运输造纸所需的原木。这是乐山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虽然只有十多公里，却承载着三线建设的荣光。每天，小火车“哐当哐当”地从溪边驶过，载着原木，也载着工人们的希望。

一位曾在605厂工作的老工人回忆：“那时候，我们厂里的条件在乐山是最好的。有电影院、有食堂、有子弟校。下了班，工友们就



秋日

庄宇 摄

感念我的小学老师

■ 齐云

表示将对那几位同学进行批评教育，以后学校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事。

第二天一早，当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学校时，杨老师和那几位同学已早早地站在校门口迎接我们。见到我们后，那几位同学主动向我们认了错，并当着老师的面，表示今后再也不犯同样的错。同学之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自此，我们和那几位同学和好如初，并成为好朋友。

那几位同学的思想在短时间内为何有如此大的转变？原来，杨老师到我们家家访得知实情后，又连夜家访了那几位同学，给他们讲“中国就是个大家庭，同学间要团结友爱互助”的道理，直讲得那几位同学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因连夜摸黑奔走数十里山路，杨老师摔了几跤，虽然总体无大碍，但仍摔破了衣襟，擦破了手臂和腿上的皮，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这令我们非常感动。

三年级时，杨老师十来岁的小儿子患了怪病，四肢无力，行动艰难。那时，不知是杨老师家里无钱，还是没有到大医院就医的习惯，他和妻子竟四处求医问药，跑遍了周围的十镇百村，直到两年后儿子的病痊愈。

在给儿子治病期间，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学习，杨老师坚持每天到学校上完课后，才去求医问药，有时竟整夜在外奔波。但不管走多远，第二天一早他又准时出现在教室里。为此，他常常累得筋疲力尽，整个人看上去十分憔悴，苍老了许多。但一上讲台，他又精神振奋，一丝不苟地给我们讲课，前后判若两人。对杨老师这种敬业精神，同学们都十分敬佩。大家上课时不仅认真听讲，回家后也认真温习功课。在那两年时间里，同学们的成绩直线上升，连续两年期终考试，我们班的平均分竟夺得全乡同年级前五名，这是非常出人意料。

四年级时，特别喜欢同学手里的一本小人书，可我们镇上的商店却买不

沿着竹公溪散步，夏天的时候，孩子们在溪里游泳，大人们在岸上聊天。那条溪，就是我们生活的背景。”竹公溪见证了那个火红年代，见证了父辈的荣光，也见证了一代人的青春。

“文化走廊”

发展进入新的时间节点！2025年，乐山竹公溪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实施——以基础设施提升为基础，以城市更新为抓手，以文旅融合为核心，形成科学规划策略，对重点区域开展概念设计，包含清淤工程、管网整治、驳岸整治、绿道贯通、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植物优化、建筑提升、照明设计等内容。随之，河道清淤、驳岸整治、生态修复、步道建设，等等，这是竹公溪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系统性“梳洗”，每一项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为居民和游客创造“水清、岸绿、景美”的城市人居环境。

今年8月，春溪体育公园、柏溪海绵公园、蟠龙音乐公园三大公园建成，全长1.4公里的滨水景观长廊“串联成线”，竹公溪文化走廊“横空出世”。如今，竹公溪已经成为市民游客打卡、休闲的“后花园”。

“竹公溪水绿悠悠，流过童年流过头。多少蛙声多少梦，都在清清溪水中。”

一条溪、一座城，千余年，生生不息！

乐山日报 3 版
校对:郑国耀 2026年9月13日 星期日 海 棠 HAITANG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邹 行 编辑：王君华 版式设计：曾晓华

古镇老街(组诗)

■ 程川

老街

隐于市井
前朝的风，今朝的雨
穿鞋的、赤脚的，来去随意
街两旁敞亮的花窗、天井、苔藓
从来都是夹道相迎

老街太老，
老得住不下青春的肉身
老街太小，
小得挤不进都市里那巴掌大的简历

眼下的老街，躺在
土著们发潮的户口簿上
躺在精打细算的光阴里
如一根过时的木杆秤

老街上的每一块青石板
是秤上的准星
称量世道人心，也扶正每一双脚印

老房子

黑白默片里一把生锈的锁
到底锁住了什么

叩门的春风
是旧时相识
还能扭开青苔蔓延的锁芯吗

能抵达它内心的
那把钥匙——
炊烟，正在寻找梦的出口

锁不住的记忆
与骑墙的牵牛花、狗尾草
早已翻墙而出

老街人语

闭上眼睛，我也能
勾勒出那些昼行夜伏的老街

牵着我的手走进去
父亲走失了，母亲也不见了
我寻遍了老街
却听到身后儿子叫我的声音

能呼风，能唤雨，老街
老成精了，有了道行
节假日，还能从远方搬来
浩浩荡荡的人群

我知道有一天，自己也会
走失在老街的尽头
但不知道，有没有人把我找寻

当桂香飘进教室

■ 李荣富

又是一年九月
当桂香漫过校园飘进教室
我数了数，粉笔灰落了二十八回秋
鬓角那点霜，是村小第一个班的作业本
在灯下翻页时，悄悄落下的

那时候的我
以为把课本上的字
都写进黑板上，就算尽了本分
于是星子还没退，我就翻开了书本

雨停了，才想起窗台上的花
该挪到太阳底下了
曾经见过的那些稚气的小脸
有的站成了大山的脊梁
有的守着故乡的田垄
有的在更远的地方，把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翻了翻昔日的备课本
一行行字迹早已被风干
一路走来，有些磕磕绊绊
倒觉得，这半生的清苦
都成了诗行里，最稳的韵脚

今天没有课
我把茶杯洗得干干净净
坐在台阶上，看云从青山那边飘过来
风一吹，满校园的叶子都响了
像极了二十八年前
他们第一次喊我“老师”的时候

本版投稿邮箱：Lsrbsfk@163.com